

新刻
改正

論語

後藤點

三

太政官文庫			
	七	漢	
	七	書	
一	三		
〇	三		
	三	函	
		架	門

内閣文庫			
三		四	漢
七	一	九	
函			書
二	〇	三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793
冊數	10 (5)
函號	277 17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論語卷之六

朱熹集註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誣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子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猶言

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為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為君子蓋周未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

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從去聲孔子嘗

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

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

夏

行去聲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為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

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子曰同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

說說音悅助我。君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

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子云爾。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聞於其父

母昆弟之言聞夫聲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三妻並去聲。詩大雅抑之篇曰。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

亡。好去聲。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回而對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顏淵死。顏路

請子之車以為之椁。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椁。外棺也。請為椁。欲賣車以買椁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

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駟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耶。葬可以無椁。駟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驚諸市也。且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為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喪去聲。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已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

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為慟而

誰為。夫音扶。為去聲。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 ○顏淵死。門

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喪具。稱家之有無。食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 門人厚葬之

也。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

我也。夫二三子也。蓋顏路聽之。○李路問事鬼神。子

數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李路問事鬼神。子

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神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焉於虔反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一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生之也

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閔侃音義見前篇行胡辰反樂音洛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

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夫音扶中去聲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

之瑟奚為於丘之門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

也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若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

子曰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為至賢知之過雖其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

之聚斂而附益之

為去聲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壞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冉有為季氏宰又為之急賦稅以益其富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偽為急故也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愚者知不足而

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營營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
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實可以見其為人矣
魯人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
曾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

師也辟
辟婢亦反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
由也嗔
嗔五且反嗔粗俗也傳稱嗔者謂俗論也○揚氏曰四者性之偏語

之使知自勵也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日二字
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為一章
子日回也其庶乎屢

空
庶近也言近道也屢數至空賈也不以貧窶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賈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
賜不受命而貨殖

焉億則屨屨
中法聲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

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為此矣○范
氏曰屨屨者屨食瓢飲屨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
子貢以貨殖為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
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此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日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善人質美而未

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而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為惡然亦不能入聖人
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已

也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子日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與如字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為君子者乎為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

子日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

諸子日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日

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日聞斯行之赤也惑

敢問子日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兼人謂勝人也張敬

夫日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夫子
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則於所當為不患其不能為矣特患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
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再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為者遽巡畏縮
而為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日吾以女為死矣子日在

何敢死
女音汝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闕而必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知○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况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為

師弟子者而已。即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損生以赴之矣。損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為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與平聲。季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
異，非常也。曾猶乃也。二子以抑季然也。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取則止者，必行己之志。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曰：然則從之者與？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與平聲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與平聲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子曰：賊夫人之子。
天音扶。下同。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惡，去聲。治民事，禮固學者事，然

然後為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為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惡，去聲。治民事，禮固學者事，然

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為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辨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脩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為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坐，才臥反。曾，參父名。皙，長上聲。雖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言我雖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以為用也。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言我雖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以為用也。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言我雖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以為用也。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言我雖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以為用也。

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

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已所能。丹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詞益遜。

赤爾

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

甫願為小相焉

相去聲。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已志而先為遜辭。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禮。諸侯時見曰會。喪頌曰同。端玄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

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

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

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鐸苦耕反。舍上聲。撰上免反。莫冠並去聲。沂魚依反。雩音于。四子待坐以齒為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孔子先問求亦而後及點也。希間歌也。作起也。撰具也。莫春和煦之時。

春服單袷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已袂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為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樹木也。詠歌也。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為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

者出曾晳後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

言其志也已矣

曰夫子何哂由也

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

非邦也者

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此亦曾晳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為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飲有先後之序。如子路丹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

論語卷三

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撰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是以晒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濼雕開已見大意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 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

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已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入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為難則私欲淨盡天地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已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

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入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為己任而不疑也○程子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宜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出時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敬以持已。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唯謹。獨使是守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愚按。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已之可克矣。

○司馬牛問仁

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犁。向離之弟。

子曰。仁者其言也訥。

訥。音及。訥。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丁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為仁之方不外是矣。

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

訥乎。

牛。意仁道至大。不祖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為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為仁之大槩。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為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

向離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

憂。何懼。夫音扶。年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平日所為無

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

○司馬牛問。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為亂而將死也。

子曰。商聞之矣。夫音聞。之。死生

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為。而為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

君子敬而無

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

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又當脩其在己者。故言苟能持已以敬。而不間斷。接人以恭。而有節。又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故為

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則以藏於愛。而

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

能踐其言爾。

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

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

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

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

可謂遠也已矣

謂莊陰反。翹蘇路及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謂毀人之行也。虜受謂虜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剝牀以膚。

切近災者也。翹翹已之危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翹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諫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以致丁寧之意。云。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虜受之翹。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之矣

言倉廩實而武備備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三者何先。曰。去兵。

去上聲。下同。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為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幸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為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

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為此言。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及舌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古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之鞞猶犬羊之鞞。

鞞其郭及鞞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棘子成矯

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

○哀公問於有若曰。羊饑用不足。如之何。

不足如之何。

稱有若者。君臣之詞。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

有若對曰。盍徹乎。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為什而取二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二。即所謂什二也。公

以有若不加賦之意。言此以示加賦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君孰與足。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為上者所宜深念也。○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

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須。皆量是以為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夏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後

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斂無藝實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盜徹之當務而不為迂乎

○子張問崇德辨惑

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

愛之欲其生惡

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惡去聲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

命非所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

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看馬十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

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

○齊景公問政於孔

子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人道之大經

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

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

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氏殺君篡國之禍○楊氏曰君不知及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釋者齊之所以於亂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

也與

折之古反與平聲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

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尹氏曰小邾射以初纒奔魯曰使李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則人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

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子曰聽訟吾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未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訟而不知以禮遜為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可聽訟為難而欲使民無訟為貴

○子張問政子曰

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

盡心故告之以此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

矣夫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

是

成者誘掖獎勵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

○季康子問政

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范氏曰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情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

賞之不竊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恥而不竊○胡氏曰季氏竊柄矣奪嫡事見春秋傳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

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

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艸艸上之風必偃焉於夏及為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為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尚加也偃下也○尹氏曰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況於殺乎

○子張問士

何如斯可謂之達矣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子曰何哉爾所謂

達者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

必聞言名譽著聞也子曰是聞也非達也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

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

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音扶下同好下皆去聲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修於

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脩於己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

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行去聲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見之又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

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

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為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夫有如此者况後世乎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

慝吐得反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而去之子曰善哉問善其力於為己先事後

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

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與平聲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

知矣專於治已而不責人則已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忿為其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蠢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已過而知人之過故愚不脩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

人上如字去聲下同愛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

樊遲未達

曾子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再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

相為用矣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

鄉去聲見賢遍反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

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

子夏曰富哉言乎

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

舜有天下

下選於眾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

伊尹不仁者遠矣

選息戀反陶音遙遠如字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再所謂使枉者直

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伊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為其事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為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子貢問友子貢曰忠

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告工毒反道去聲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

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

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論語卷之六

論語卷之七

朱熹集註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一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勞如字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

請益曰無倦

無古本作毋吳氏曰勇者善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

告姑使之深思也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

過舉賢才

有司衆職也宰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脩矣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

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焉於度反舍上聲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

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再所知再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所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為季氏宰况天下乎

○子路曰衛

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

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稱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為先謝氏曰正名雖為衛君而言然為政之道比自當以此為先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

而事不成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

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中去聲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祀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

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

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事苟則其餘皆苟矣○胡氏曰衛世

子蒯聵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夫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

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其事之本未告諸大王請于方伯命公子郢而設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謙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

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 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 樊

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 上好禮則民

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

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

稼 好去聲夫音扶樞居又及焉於度反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樞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者○楊氏曰樊須遊聖人之

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闕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

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使去聲專獨也

詩本入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太患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

正雖令不從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

衰亂政亦相 似故孔子嘆之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

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荆衛大夫苟亦且粗略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

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楊氏曰務為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荆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為心其欲易足故也 ○子適衛冉

有僕 僕御車也 子曰庶矣哉 庶衆也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

焉曰富之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

之 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

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

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子曰苟有用我者，三月而已可也，三年

有成

三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綱紀布也。有成，治功成也。尹氏曰：孔子嘆當時莫能用已也。故云然。愚按：史記此蓋為衛靈公不能用而發。

○子曰：善人為邦百世，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

言也

勝，平聲。去，上聲。為，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所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于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為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

子曰：如有

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為一世。仁，謂教化浹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于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

正人何？冉有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

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朝音潮。與去聲。冉有時為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

晏晚也。政國政事。家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為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略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

以若是其幾也。

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

人之言曰：為君

難為，臣不易。

易去聲。當時有此言也。

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

言而興邦乎？

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為定公言，故不及臣也。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

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

喪去聲。下同。樂音洛。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

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

耳君曰驕而臣曰諂未有不要邦者也○謝氏曰知為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
以知之
○葉公問政
第七篇
音義並見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說音悅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

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父音甫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

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有近小故各以切己之事告之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

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語去聲直躬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孔子曰吾黨

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為去聲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謝氏曰順理為直父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理順邪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

無二語也克之則辟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
○子貢問曰何

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

命可謂士矣
使去聲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子貢能言故以事告之蓋為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
曰敢

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
弟去聲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為其次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

可以為次矣
行去聲硜苦耕反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未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為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

何足算也
斗量名容斗升筭竹器容斗二升斗筭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為較較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

○子曰不得中行

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狷音絹。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放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謬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

○子曰南人有言

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

恆胡登反。夫音扶。南人南國之人。恆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人。恆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人。

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不恆其德或承之羞

子曰不占而已矣

復如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為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更通。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

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

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

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好惡並去聲。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為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

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

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

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易去聲。說音悅。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子曰君子泰

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驕。小人逞欲故反是。○子曰剛毅

木訥近仁

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

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怨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

可以即戎矣

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即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

如云期月二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

棄之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為邦無

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指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間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為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

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

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憤乎憲之不能再問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為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法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

隱伏於胸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譏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

○子曰士而懷居不

足以為士矣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

道危行言孫

行孫並去聲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為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死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

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接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

射真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

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謂真五報反盪土浪反南宮适即南容也真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真春秋傳作澆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适之意蓋以弄真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适之言如此可謂君子

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
以不與故侯其出而贊美之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

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夫音扶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

○子曰愛

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誨而勿誨誨婦寺之忠也愛而勿勞則其為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為忠也大矣

也深矣忠而知誨之

○子曰為命裨諶卬創之世叔討論

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也

大夫也略也創造也謂造為卬藁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大叔討尋究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脩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為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孔子言此蓋善之也

○或問子產子白

惠人也

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逐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晉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則其為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辭

問子西曰彼哉彼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

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槩乎其未有聞也

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易去聲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勿其易也

○子曰孟

公綽為趙魏老則優

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

○子曰孟

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為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

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

○子路問成人子曰

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

知去聲成人猶言全人也武仲魯大夫名紇莊子魯下邑大夫去夫兼此四子

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樂以樂使

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

駁雜之蔽而其為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為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

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入道不足以語此曰今之成人

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

亦可以為成人矣復加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受其生持以與人也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死亦知禮樂

有所未備亦可以為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下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此四人

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

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

不取乎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賈名亦衛人文子為入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公明賈對曰

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

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

然乎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為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

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為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蓋疑之也○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

不正齊桓公正不譎要平聲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知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子曰晉文公譎而

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譎古穴反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二公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諸道猶為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殺公子糾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子路

糾居黜反召音邵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糾居黜反召音邵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

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忽

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子

路疑管仲忘君事雙忍心害理不得為仁也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

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九春秋傳作糾糾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

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誥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子貢曰管仲非仁

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與平聲相去聲子貢意不與平聲相去聲子貢意不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

賜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

被皮寄及衽而審反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

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

莫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

瀆而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入字○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弟國

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知也知輔之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讐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

○公叔文子之

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

僕士免反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已同進為公朝之臣也

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已

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己二也事君三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

如是美而不喪

夫音扶喪去聲喪失位也

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視

鮑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美其喪也

仲叔圍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

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况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

太言不慙則無必為之志而不自度其能不矣欲踐其言

豈不難哉

○陳成子弑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恆簡公齊君名士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

孔子沐

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

朝音朝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

浴齊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况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

公曰告夫

三子

天音扶下告夫同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

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矣三子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

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告之耶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自以吾從大夫

之後不敢不告也

以君命往告而三子曾之強臣素稱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致之者

深矣○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

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眾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曾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

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

之犯謂犯顏諫爭○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

下達君子循天理故曰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曰究乎汙下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

學者為人為去聲程子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愚按聖賢論學

者用心得失除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 ○蘧伯玉使人於

孔子使去聲下同蘧伯玉衛大夫名璩孔子居衛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

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

子自使乎使乎與之坐諷其主而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自身克已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

甲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

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

政重出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

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

而過其行行去聲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詞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

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知去聲自責以勉入也 子貢

曰夫子自道也道言也自道猶言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同者以此 ○子

貢方人子自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服

天音扶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凡章皆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

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故褒之而疑其詞復自貶以深抑之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子曰不逆詐不

億不信抑亦先覺者真是賢乎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已不信謂人疑已抑反語辭言雖

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偽自然先覺乃為賢也揚氏曰君子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為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

乃為佞乎

與平聲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夫子而辭甚佞蓋有齒德隱者栖栖依依也為佞言其務為口給以悅人也

孔子曰非

敢為佞也疾固也

疾惡也固執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直如此其敬重亦深矣

子曰驥

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

子曰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

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雙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友復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

天音扶天子自歎以發子貢之間也

子貢曰何為其莫

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

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及已自脩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

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在孔門惟子貢之知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

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

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

猶能肆諸市朝

朝音潮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夫子指李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

寮其如命何

與平聲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知之何愚謂言此以曉寮伯安子路而整寮寮其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

子曰賢者辟世

辟去聲下同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其次辟地

辟色

禮貌衰而去其次辟言

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四者雖以木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

子曰作者七人矣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斲矣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

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與平聲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

世之不可而不為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

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

荷去聲磬樂器荷擔也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

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

斯已而已矣澁則厲淺則揭

硜苦耕反莫已之已音紀餘音以揭起例反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

曰厲提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澁孔子人不知已而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宜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

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

己以聽於冢室三年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己謂總攝已職冢室大宰也百官聽於冢室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

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為入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室則禍亂非所憂矣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好易皆去聲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

子路

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子曰脩己以安

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

堯舜其猶病諸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下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為聖人矣。○程子曰。君子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美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具是出。以此事天。饗帝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

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孫弟並去聲。長上聲。叩音口。脛其定反。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若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蹲踞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蹲踞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蹲踞然。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吾嘗者與

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諸者也欲速成者

也與平聲。闕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子曰吾嘗見其居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再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序。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論語卷之七

言部

三

